

鼓山寻秋

石华鹏◎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电锋阅读文库
DIANFENG YUEDU WENKU

| 青春校园名家美文

鼓山寻秋

石华鹏◎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鼓山寻秋 / 石华鹏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8
(巅峰阅读文库·青春校园名家美文)
ISBN 978-7-201-08255-4

I . ①鼓… II . ①石…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4672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69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字数: 200 千字

定价: 29.80 元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记忆与现实

当我们发笑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笑什么	2
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张照片	6
乡村抹澡人	9
村小的英语老师	12
鲜花与牛粪	16
母亲在故乡说	20
改变世界的第三只苹果	22
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	25
谁在为你祝福生日	29
死亡是我们的老师	32
我爱政和红茶	36
我知道你的秘密	39
夏天过去了	42



与鲁院有关	45
与水为邻	56
左手铁观音,右手普洱茶	58

第二辑 理智与情感

钢琴这只魔箱	62
儿子语录	67
海盗与父亲节	70
在儿子幼儿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73
生长痛	76
不是所有医生都收红包	79
眺望	83
推荐给儿子一生要看的六部电影	86
自言自语与童言无忌	88
为买车找个理由	90
我把青春献给您	92
一个文学编辑的尴尬	97

第三辑 读书与游历

《霍乱时期的爱情》:世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情	104
------------------------------	-----

艾略特:消失在时间帷幕上的背影	116
卡尔维诺与我们	122
流浪的《堂吉诃德》	135
没有了青春的人爱眯个午觉	137
读吴冠中的画想到	142
福州:在边缘中自得其乐	146
武当山记	153
走马观花台湾岛	160
北峰细节	174
鼓山寻秋	180
南平石佛山记	183
观《赤壁》	187
朋友浪行天下	192
“北京人”走失之谜	194
武汉那座城市	201
丹霞岩穴:独特而神秘的文化奇观	208



第一辑

记忆与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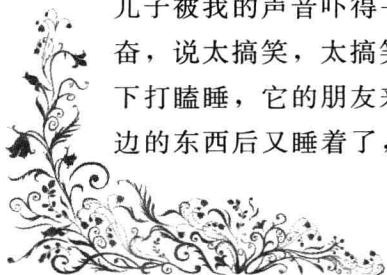


当我们发笑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笑什么

靠简约独特的短篇小说赢得世界声誉的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出版过一部短篇小说集，书名叫《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不知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它长久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这个长长的不像书名的书名，它仿佛一下子穷尽了我们关于爱情的话题滔滔不绝且没完没了的空洞的谈论，它还有些武断地暗示我们，在所谓爱情话题面前，最好闭嘴。

所以，当我有一天发觉，尽管我们时不时会因各种情形发出巨大的笑声其实笑声背后往往空无一物甚至笑不由自主的时候，我便想到了雷蒙德·卡佛的那句话，并模仿他的口吻，偷梁换柱，将它改成：当我们发笑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笑什么？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穷尽我对所谓发笑话题的想象。

一天我即将幼儿园毕业的儿子在电脑前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很夸张，响亮而有爆发力，不像六岁孩子的笑声，惊动了另一个房间的我。我过去，他正在网上看动画片《神奇宝贝》，我问他你笑什么？显然我的吸引力比不上《神奇宝贝》，他并不在乎我，我只有将我的声音提高几个分贝，企图盖住动画片的声音，“我问你，你在笑什么？”儿子被我的声音吓得一愣，显然意识到了异常，抬起头来，他满脸兴奋，说太搞笑，太搞笑了。原来体重 460 公斤的神奇宝贝卡比兽在树下打瞌睡，它的朋友来把它叫醒了，卡比兽一醒来就开始吃，吃完身边的东西后又睡着了，它的朋友跟它说什么它都听不进去，朋友只好





再将卡比兽摇醒，刚醒来的卡比兽又开始吃，把一盘菜全吃下去了，最后连盘子都吃下去了，吃完后卡比兽又睡着了。

我儿子笑的是懒洋洋的、吃饱就睡的卡比兽。我问儿子，这很好笑吗？很好笑。我问，有什么好笑的？你不觉得好笑吗？他反问我。我又问，你为什么笑呢？不为什么。他对我的问题已然没有了兴趣，看都不看我一眼，又重新投入到《神奇宝贝》里去了。

你为什么笑呢？我的问题对一个六岁小孩的确很无聊。一个超级胖子，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对他来说就是好笑，或许不因为什么，或许因为这一事件太夸张，太不平常了。但对我来说，这没什么好笑的，因为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这是事实，其中并没有幽默的成分。我每天傍晚去超市买菜，都可以碰到一对中年夫妇。这对中年夫妇的胖像比赛似的，一个比一个胖，女的爱穿紧身衣，身上的肉被挤成一圈一圈的，从上到下套了好几个救生圈。每次碰到他们，他们都坐在超市门口吃，从超市买出来的盒饭不贵，但量足，他们的嘴一刻也没停过，手边是叠在一起吃剩的空盒，我进去时他们在吃，出来时还在吃。有一天我离超市很远的地方碰到了他们，他们手上提着馒头，嘴在不停地咀嚼。我猜想，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可能就是吃，然后就是长肉。这对夫妇的吃和胖并不能让我发笑，而是让我产生种种想象，比如他们吃饱了后会不会迅速睡下去？他们不吃时的样子是怎样的？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我儿子见了这对夫妇，会不会像看到卡比兽那样大笑。

生活中，我们会发笑，我们会不断地听到各种笑声。有爽朗的哈哈大笑，有清脆的银铃般的笑，有不露齿的微微笑，有心满意足的眉开眼笑，有皮笑肉不笑的冷笑，有神经不正常的傻笑，有泣极而喜的惨笑，有黑着脸的讥笑，有装模作样的假笑，有势不两立的对笑，有追逐打闹的嬉笑，有勉强装笑不得不笑的干笑，有欣喜若狂的狂笑，有耸起肩膀谄媚的谄笑，有戏弄人的耍笑，有不得意不知所措的苦笑，有让人息怒的赔笑，有不知世故的憨笑，有小品相声演员的逗笑，有色鬼起淫心的奸笑，有放荡凶恶的狞笑，有动机复杂的暗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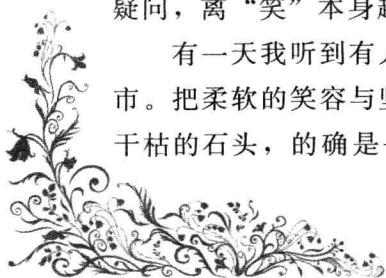
真可谓：笑尽天下所笑之人，笑完天下所笑之事。如此多的笑，真让人一惊。仔细想来，我们每个人的生，可能都会将这些“笑”经历一遍吧或许多遍吧。“笑”的本意是，脸上露出愉快的表情，嗓子里发出欢喜的笑声，一个“喜”字可以概括，而当我们把“冷”“傻”“惨”“讥”“假”“嬉”“干”“狂”“谄”“苦”“赔”“奸”“狞”“暗”等字与“笑”组合起来时，我们发现“笑”的本意已经不见了踪迹，而变成了生活的“悲”之种种。

当我们发笑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笑什么？其实，当我们发笑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笑，我们更多的是在悲叹——悲人事之微妙，叹生活之多艰。对着上级，我们会谄笑、干笑；对着下级，我们会冷笑、讥笑；对着对手，我们会对笑、苦笑；对着仇人，我们会假笑、狞笑；对着旁人，我们会耍笑、傻笑；对着异性，我们会憨笑、奸笑；对着同仁，我们会暗笑、嬉笑；对着客户，我们会逗笑、赔笑。这些笑容的背后、笑声的里边，藏着我们趋利避害的生活本能，藏着我们避重就轻的生存哲学，藏着我们“主子奴才”二重交错的劣根性，藏着我们来自生活压力的无赖选择。

我发现，笑最终成了我们生活中离“喜悦”“欢乐”最遥远的东西，它被“冷”“讥”“假”等词语修饰之后，就如“笑”的基因发生了变异一样，与纯真欢快的“笑”已经没有关系了。

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学》里说，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后来人们发现，人之外的许多动物，也能用声音和表情表达喜怒哀乐，就是说笑不只是人的专利。但是能将“笑”发展成两三种形态，并能微妙而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二三十种形态的，我敢肯定地说，只有我们人类才有这种本领。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进化，或许“笑”的进化还将继续下去，“笑”的分支越细，“笑”的内涵越丰富，但有一点毫无疑问，离“笑”本身越来越远。

有一天我听到有人这样评价一座城市，说这是一座没有笑容的城市。把柔软的笑容与坚硬的城市联系起来，感觉就像让清亮的水流过干枯的石头，的确是一个发现。回过头来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每个人的脸孔都是疲惫而凝重的；在逼仄的电梯里，每个人的神态不是心事重重就是一本正经；在人流如织的广场上，每个人都是脚步匆匆一脸麻木；在居民区的楼道里，邻居擦肩而过视而不见。这就是我们居住的所谓的现代化的城市，冷漠而麻木代替了轻松笑容的水泥森林。所以，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会场的屏幕上出现2008张世界各国儿童的笑脸时，那一刻所有人的脸上都绽放出了美丽的笑容，城市在那一刻才真正品尝到了笑容的滋味。人们为这一创意叫好，因为久违了的发自内心的轻松快乐的笑容回到了人们脸上。是孩子们那天真灿烂的笑容照亮了成人世界那早已暗淡了的心灵世界，只有内心的世界是灿烂的，人们的笑才是灿烂的。我们期待着有一天，人们会说这是一座面带笑容的城市。

隔壁房间又传来了我六岁儿子响亮而夸张的笑声，我为他的笑而笑，似乎那才是真正的没有污染的笑，我怀念那幼稚、没有内容的笑，那不为什么而笑的笑。

当我们发笑的时候，我们什么都笑了，似乎又什么都没笑。



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张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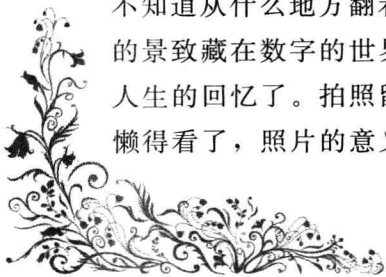
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张照片？

这不是个问题。这也是个问题。有人喜好照相，一万张也嫌少；有人没此爱好，一张也嫌多。

我属后者。我不喜好照相，也不痴迷于收藏照片，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家人的，我都不爱收集整理。因此，我常遭来家人的白眼和恶语：“怪古董”。

我是“怪古董”，但我有自己的看法。第一，任何东西，一多就泛滥，一泛滥就成灾，一成灾就好事变坏事。数字技术的发展，电脑的普及，让人人都成为摄影师，人人都成为成百上千张照片的拥有者，如今，有几家不闹“照片灾”的——电脑硬盘塞满，U盘装满，刻录的光盘一大本，可以预见，“照片灾害”还将继续闹下去，生命不止，拍照不止，走到哪儿，拍到哪儿，手机随身拍，数码相机专业拍，你拍我，我拍你，不停拍拍拍。

在胶卷时代，“照片灾害”还不至于此，买胶卷，洗照片，既麻烦开支也不小，很多家庭就三五本相册，有空时翻看翻看，勾起往事回忆，是一种回味无穷的人生体验。现如今不同了，照片实在太多，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翻看起了，就只好不看了，让那些灿烂的笑容美丽的景致藏在数字的世界里吧。说到底，这些照片没人翻看，也就没有人生的回忆了。拍照留念之目的是给自己和别人看的，多得连自己都懒得看了，照片的意义也就失去了。七年前，我和太太花大力气和大





价钱照了一套婚纱照——甚至当时为一张照片的我没有笑太太还与我争吵一通，搞得浪漫扫地。我印象中，拍照至今的七年里，我们没有再翻看那些照片一次（婚纱照总把自己拍得不像自己），现在不知道它们躲在柜子的那个角落，等待尘埃落满。

关键是现代人还有个毛病，舍不得丢弃也不会丢弃。拍吧，拍得多的，也没有错，但从需要的角度说，留下来的相片并不需要那么多，那就舍弃一些吧。说到舍弃，很多人一定有这样的经历，积累一段时间后，坐下来准备清理清理照片，可是当鼠标点到这一张时，心想这张说不定留着有用呢；鼠标点到那一张时，心想那张还是留着吧，拍得挺滑稽的……结果，清理到最后，无论是确实值得留下的，还是应该舍弃的，一张也没删掉。其实，这是一种糊涂的人生观通过照片一事的反映。尽管人的年龄和经历在做加法，但我们的生命和需要是在做减法的，学会舍弃，轻装上阵，就是做减法，这与每天都在消逝的生命才是对等的。

任何东西，以稀为贵，一贵就有价值，一有价值就值得留恋。照片也是如此。我爷爷那辈人，照相是一生的奢侈，只有富贵人家才照得起相，碳素画像成为普通人家的选择，活着时为自己留下一张遗像的做法，让碳素画像的生意很是兴隆，并成为一门古老的营生手艺。

我一个本家叔叔就学过这门手艺，只不过当他学会的时候，乡村的小路上出现了走村串巷的照相师傅，他们扛着笨重而神秘的“木盒子”，显得见多识广，很神气。随后，稍稍贵些的黑白照相取代了碳素画像，我那位本家叔叔的手艺还没开张就遭淘汰了，如果说开过张的话，那便是他正儿八经画过一张相，是为自己。他患癌病过早去世，那副碳素画像成为他的遗像，三十年过去了，那张相至今还挂在他家里，偶尔回老家看到，总让我沉默良久，尽管那时黑白照相已经稀松平常，但他拒绝那玩意儿，一辈子没照过一张相片，他留下的唯一影像就是自己为自己画的那张遗像。

我最早开始照相，已经是四五年级了。照相师傅隔半年或一年从镇上到村子里来，村子里就像炸开了锅，一群小孩子奔走相告，像过年。大人不舍得照，主要给孩子们照，照也只照三两张，所以我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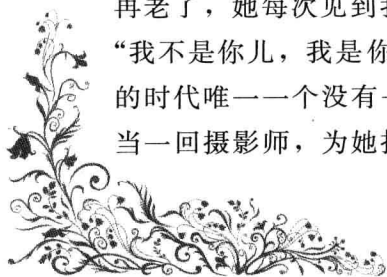
的照片很少，都是小小的，小孩的半个巴掌大，黑白，如果再加钱，照相师傅就可以给相片另外涂上一层胭脂，变成“彩照”，照片的下面还写有“曙光照相”“晨光照相”等字样及年月日。

我很喜欢看我少有的几张孩童时期照得黑白照片，我很珍惜它们，尽管时间久远但画面质量都很好，与一批后来照得彩色照片放在一起，其他都褪色发黄，它们却如二三十年前一样，清晰有质感。我看它们，便是看过去的我，我的感觉挺奇怪的，看照片上幼稚的表情，我觉得那是真正的我自己，而看现在的一些照片，我觉得那不是在看我，像在看别人，照片上的我与自己很是陌生，尽管这些色彩鲜艳、篇幅大大的相片就是不久前专业的摄影师拍摄的。或许还是因为当时的照片少而弥足珍贵吧。也或许，还是因为人是一种怀旧的动物吧。

一个人一生到底需要多少张照片？让我们回到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上。多了不好，少了也不好，在我看来，一个人一生只需要六张照片，足矣，恰到好处矣，意义重大矣。

这六张照片是：出生时一张，学业完成时一张，结婚时一张，做父母时一张，当爷爷奶奶时一张，去世时一张。这是人的一辈子，这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印记，虽然这些印记会在若干年之后消失，但作为某某人存在过的直接“证据”，聊以供后人回忆和追溯：这是我爷爷，这是我爷爷的爷爷……如果我们的后人连前人的六张照片都嫌多的话——因为在他们眼中活人的照片多得都无法保存，哪还顾得上逝去的人的照片呢？——那么，一个人一生只需一张照片即可了，就像我的那位本家叔叔，一辈子一张照片，却在一个家族永远挂下去。

现在想来，我比较遗憾的事是，二十年前我爷爷去世时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他的样子模糊得我都想不起来了，当时要是拍一张照片就好了。不过，我的外婆今天还活着，她已经八十八岁了，老得不能再老了，她每次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儿啊，我什么时候死啊！我说：“我不是你儿，我是你外孙。”我记忆中，她好像是这个“照片成灾”的时代唯一一个没有一张照片的人，无论如何，今年冬天回家，我得当一回摄影师，为她拍一张照片。





乡村抹澡人

我的一个堂哥是我们湾子里的抹澡人。所谓抹澡人，就是给死人抹澡、整理仪容、换上寿衣后摆摊到堂屋地上的人。台湾叫礼仪师，日本叫入殓师或纳棺夫，有部根据《纳棺夫日记》改编的电影《入殓师》很有名，书和电影都触动了很多人。我们这里称呼没那么文雅，就叫抹澡人，“抹”字用的真好，我堂哥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洗澡沐浴，人落气后，烧完落气纸，放完鞭炮，打一点儿水来，浸湿毛巾，象征性地在死者身上擦擦抹抹，让死者干净上路，意思到了就行，然后穿上寿衣。随后，抹澡人与死者家人一起，将死者抬到铺在堂屋地面的草席上。

小时候，湾子里谁家死了人，我们小孩子都喜欢去看“热闹”——那时还不懂害怕是怎么回事，每次看到的都是睡在草席上的死人了，在此之前，属于抹澡人从事的细节我们是看不到的。死人睡在草席上，上衣从里到外敞开着——无论天热还是天冷，死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衣——露出肉身，肚脐窝里放置一个鸡蛋，脸上盖一张黄表纸，纸上压着一柱不燃的香，脚上穿着簇新的鞋子，棉线圈套着两只脚并在一起，手上抓着一只小小的红布袋，死人头顶点着豆油灯，立着灵牌，香燃着，细烟缭绕，香气满屋。这幅画面长久储备在我的头脑里，其中两点让我印象深，一是新，死人穿着新，穿戴一新奔赴黄泉；二是静，死人屋子静，即使回来奔丧的女儿哭得呼天抢地，死人周围也是静的。我们看过湾子里好多家的死人，无不是这样同一幅画面。



死人肚脐窝里放鸡蛋，脸上盖黄表纸，手里抓红布袋，我小时候不只一次问我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母亲总是以小孩子别问这些为理由搪塞我，母亲是忧心小孩子做噩梦。这样，家乡一带有关死人最后一段人生之路的风俗规矩，便长久地疑惑着我，直到近年回家过年碰到堂哥，堂哥才跟我做了“科学性”的解释。放鸡蛋是压“惊”的，因气候或其他原因会“诈尸”，鸡蛋可以防“诈尸”；死人的面相一般都难看，用纸盖着免得人见着怕，纸上横根香是怕纸被风吹走；手里抓只红布袋呢？我堂哥说，这就是祖宗传下来的一种说法了，人在往阴间走的路上常会碰到狗啊狼啊等凶物，布袋里装的是吃食，为免凶物纠缠，扔些给它们。

抹澡人堂哥没读过什么书，高小毕业，他的解释是“现实主义”的，他跟我聊这些时轻描淡写，很平静，仿佛谈论庄稼的耕种那般自然，不像我们说到死人便大惊小怪。我问堂哥，与死人打交道害怕吗？他说，人都死了，还怕他什么，倒是怕活人。

堂哥跟我父亲年岁相当，已经是个农村老头了，照例黝黑、深皱纹，手掌粗糙，儿孙满堂，因与我同辈，他成了我的老的哥。堂哥的主业是种地，农闲时在四邻八村帮工，给死人抹澡更是“兼职”了，他职业的范围也仅限于我们湾子，再说死人也不是常有的事儿，在我们这里，每个村子湾子里都有一个这样的抹澡人，所以这一职业是单纯的，是真正低调的，不张扬，平素人们也不会谈起这些人，他们也不靠这个过活，只是各家有老了人了，自然便会想起，便上门去请，完了之后，会拿到东家一百元左右的“意思”。

在堂哥之前，我们湾子的抹澡人是一个做过生产队队长的人，因病一只腿粗一只腿细，我们当地俗称“发牛火腿”，我们小时候不怕死人，但是怕他，因他不苟言笑，还是给死人抹澡的人。死人不可怕，侍弄死人的人可怕。那人死后，我堂哥因为胆子大，被临时喊去给死人抹澡，此后，我堂哥便“被”成抹澡人了。

我在电视里见过对台湾礼仪师的访问，在电影里见过日本人殓师的表现，他们很专业，很周到，也把此事做得很洁净很美丽，但终究



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职业，也“化”了，是与高收费和程式化连在一起的。我堂哥作为他们的同行，不为钱累，不为业务忙，不为“做作”而为，也不把死者最后这段路描述得多么美，只为方便村人，简简单单，朴朴素素。堂哥说湾里人大多是老死，都是知根知底的同湾人，死后身子也没什么坏变，也就没别人说的那些恐怖的事了。

让我有些感慨的是，湾里人把人死看得很平淡，很自然，每年回去母亲都会说谁谁死了，谁谁死了，我有时会表现得很吃惊，我上次回来那人不是好好的吗？母亲说，再好还不是有那么一天。母亲的话平淡、自然。而且我发现，失去亲人的苦痛很快会在村人眼里消失，管自己生活，并不是他们不苦痛，是他们觉得这是平常之事，无法绕过之事。

我们湾里死人埋在与湾子只隔四五米远的地里，湾子后面是一大片坟地，坟一律是一个不大的土包，土包前立着或高大或矮小的石碑，这些土包像大地上长的一群瘤子，只有新添的坟上一毛不拔，很是醒目，慢慢地被草覆盖，就旧了，与土地融为一体，日渐踏实。与那些建造讲究、繁复的坟墓相比，我们这儿显得“寒碜”，但我更喜欢这与土地“相濡以沫”的“寒碜”。湾后的坟地眼看着就要与湾子连起来了，活着的人去田里忙活，从自家坟地经过时，有时还和他们说几句话，可以说在我们湾子，死人是与活人住在一起的，只不过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地上而已，活着的人随时可看到自己死去之后的地方，也就知道死去之后是怎么回事了。

从这里，我似乎找到了我堂哥作为一个乡村抹澡人身上淡定、自然、朴素的缘由了。那份淡定与超然是对死的态度，当然也是对人生的态度了。堂哥说，我死后，谁来给我抹澡，那他就是湾子里下一个抹澡人了。

